

□ 值年园地

东农业大学上计算机本科专业的时候，只有我一个教授，而我根本就没学过计算机，但是由于清华给我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，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基础和数学的基础，加上自己的努力，我很快就担当起了计算机专业课的教学任务。

最后，我要强调的一点是：清华特别注重体育锻炼，当年提出“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，所以我在清华的时候就 very 注意锻炼身体。虽然我不是运动员，也没有什么体育特长，但我每天下午在规定的体

育锻炼时间都到西大饭厅去打乒乓球。当时西大饭厅有几十张乒乓球台子，我是乒乓球迷。夏天我到游泳池和颐和园游泳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能够承担大学里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。现在我年纪大了，仍比较健康，在这一点上我也是非常感谢清华。

总之，在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，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清华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，教我努力为祖国、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，无愧于一名清华人。2011年7月

我的人生三部曲

○ 郭季雄（1961水利）

扎根贫瘠山区27年

55年前的1956年的夏季，我从福州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。毕业后，带着印有国务院红印的介绍信，于1962年初来到了云南昆明。经逐级派遣，最后到了昭通县人民委员会农水科水工队工作，可谓“一竿子插到底”。

我那时不知道中国有昭通这么个地方，立即找来全国地图查看，找到位置后，打听如何购票、乘车并动身前往，没有产生过丝毫的苦恼、动摇。到昭通的第三天，就背着行李步行到工地参加水利工程的施工。当时工地上我们面对的是每年“冬春修”出义务的农民工，除了我们几个技术员之外，没有技术工人。凭借着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、密云水库“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实习，我每天都到工地



郭季雄
学长

和民工们一起挖土、抬石，用“土水龙”抽水，人力拌和、浇筑混凝土，制作和绑扎钢筋。向石工学习砌石、向木工学习模板和脚手架的搭设，自行学习掌握一些简易的施工机械，向老技术员学习施工测量、放线及施工组织管理，向周围的所有人学习。很快我就熟悉了适应本地条件的

各种常用的施工方法。

由于我和民工同吃、同劳动，因此很多群众和基层干部不知道我是大学生，对我的称呼是“郭师傅”。对我来说，在山区工作最难过的关不是气候寒冷、地势险恶、吃粗粮杂粮，而是卫生关。当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身上有虱子的时候，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当村民热情地请我吃白米饭，而米饭上爬满了黑压压的苍蝇，那时的心情难以言表，但我仍高兴地吃了这碗饭。我闯过了这一关！

1962年10月，我负责昭通县的机电排灌站工程建设，数十座排灌站都是我从勘测、设计、施工直至试运行、交付使用“包干”完成。在设计及建设过程中，我不断刻苦钻研，掌握了各型水泵的性能及结构。在随后几年中，还能将原有设备作适当改装，以满足不同条件的实际需求。

1965年，水轮泵也被推广到了昭通。记得1959年北京农业展览馆建成并举办第一次展览时，我一人从学校前去参观，当时就对福建省参展的一台水轮泵发生了极大兴趣。因此，1965年8月领导就安排我去勘测，选择建设水轮泵站的地点。有些社员问我：“你们要来多少人？要多长时间能看见电灯亮？”我回答：“只来我一个人，两个月就能看见电灯亮。”他们均表示怀疑。从工程破土动工算起，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，就基本建成了一座综合利用水轮泵站，可抽水、磨面、碾米及发电，使远离昭通县城的农民家里第一次点上了电灯。

在水轮泵站建设的过程中，我还与同事配合，在施工现场举办了一期水轮泵培训班，从本县农村选派了二十几名年青

人，在施工现场结合工程实践学习理论知识和技术，历时一个多月。1965年以后，昭通农村的小型水电站建设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，前来找“郭师傅”的人络绎不绝。不管是来自高寒地区的大山包（海拔3000米以上）、还是来自偏僻的苏甲（山区），我都尽力安排时间，背上行李和测量仪器，走村串寨帮助他们进行测量、设计、施工及安装。在工程施工中，我和村民一起挖土、抬石、砌石，甚至腰系草绳吊在悬崖上安装管道，爬电杆架设输电线，还当采购员进城购买各种机械、电气等物资器材和设备，也曾亲自开拖拉机送货上门。在举国上下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到处腥风血雨的年代里，我却背着背包和测绘仪器在乌蒙山区走村串寨，为昭通县的23个大队、141个生产队建成了43座小型水电站及加工厂。

在计划经济的年代，国家支持农业生产，农用的产品价格比较低，同样一台电动机或水泵，农机公司出售的价格只有物资部门售价的一半。当地买不到各种类型的小水轮机。在上述的条件限制下，我大力推广采用：水泵倒转代替水轮机，异步电动机并联电容器异步发电代替发电机，以此解决机电设备供应的问题，降低工程造价，节省投资。浙江、陕西、湖南、江苏及四川等地的读者从刊物上看到我的经验，多次来信询问详细情况，我都一一回答。

1976年至1983年，我参加了昭通县大型水利工程——渔洞水库的设计、跳石水电站设计及施工；1983年至1985年参加昭通地区洛泽河水电站工程建设；1985年至1989年在昭通地区水利电力局工作，分管地区水电工程建设及管理；1988年至1989

□ 值年园地

年负责昭通地区渔洞水库复工筹建工作。27年间，随着国家的经济复苏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，我从事的水利工程建设也从微型、小型、中型发展到大型。

我的工作一直都得到当地领导、群众的认同。从1964年起，作为先进个人代表，我出席了昭通县农业系统、工业交通系统历次先代会；1983年获“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荣誉证书”，被评为1986年度云南省水利水电先进工作者。获得昭通地区1983年度科技成果推广三等奖及技术革新三等奖。1987年当选昭通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89年4月受聘为昭通地区行署经济技术顾问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1983年昭通县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，在协会刊物《烟柳》创刊号上，刊登了由文协主席曾令云撰写的报告文学《点缀光明的人》，真实地记叙了我当年在跳石水电站建设取水口拦河坝的情景。在昭通县城中心的宣传栏上，张贴了我在工地施工时的照片。

在昭通奋斗27年后，我向组织提出了调离申请。我母亲10个子女全部分配到全国各地，她到了耄耋之年，孤寡一人，生活已难以自理。没有想到，在人才奇缺的地方，我的申请居然获得批准，感谢当地党政领导对我的爱护和体谅。

从零开始，重新起步

1989年4月，我回到家乡福州市水利电力局工作。适逢祖屋拆迁，新的单位不安排宿舍，我一家三代租了不足20平米的旧房。每到夜晚，我和妻子蜗居在一张单人床上，靠一支微型风扇（5瓦），一年又一年度过福州炎热的夏季。回到福州，

虽然失去很多，但我也有所得，能伴我母亲度过晚年。

生活和工作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。在福州市水利电力局原总工程师贺益武同志的帮助下，我很快熟悉了福州（含五区八县）的山川、河流、地质、水文等自然条件及各项水利工程的状况。到福州工作办的第一件事，是以水电局的名义，起草一份给福州市政府的报告（1989年），内容是建议建设连江县山仔水库，引鳌江之水到福州东区，作为福州市第二水源。1995年，时任福建省省委领导的习近平同志到山仔水库调研，提出了从鳌江引水到福州的福州市第二水源供水工程方案。1999年底，该工程动工，已退休的我，担任了引水隧洞（总长26公里）中最艰巨的洞段工程的总监理工程师。期间，对工程的设计、施工提出了“合理化建议”，为缩短工期、加快工程进度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到福州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局领导让我出任水利科科长。从此，在福州市所属的五区八县范围内，中、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中都有我的身影。1995年初，市政府任命我为福州市水利电力局总工程师，市防汛抗灾指挥部总工程师。从此，我参与到福州市重大工程的规测、设计、论证及审查工作中去。1990年，在连江县牛洋引水工程中，推行并设计格栅式引水坝，获得良好的效果。1992年，从云南昭通地区水文站引进“双循环式电动水文缆道”专利技术，1997年福建省水文总站购进两套设备安装使用。1995年，在长乐市潭头镇岱西水库工程双曲拱坝坝顶上，建成我国首座弧形橡胶坝。1996年，在闽侯县大目溪水电站取水口原砌石重力坝坝顶上，

建成充气式橡胶坝，取得可喜的经济效益。

邀请西北大坝安全监测研究中心的专家到福清市东张水库，对国内外大坝安全监测现状作专题报告，介绍中（国）加（拿大）合作建设大坝监测示范工程计划的策划与实施。对东张水库混凝土大坝安全监测项目进行咨询。1997年东张水库“大坝自动化安全监测系统”列入我国十座示范工程之一，并列第一批工程实施计划开始施工。1996年我参加了建设部组织的《防洪标准》及《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》宣讲会。1997年，作为专家组成员，我参加了福州市内河引水冲污工程方案的历次研讨会。在1995年福州市科学技术大会上，我获得了“科教兴市”先进个人的荣誉。

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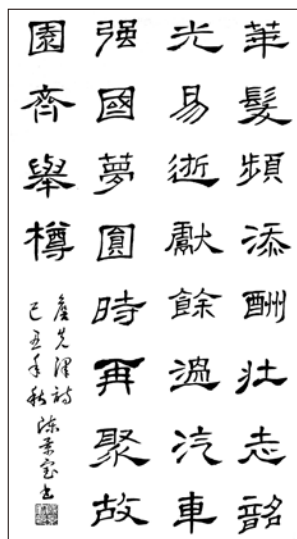
在离开清华之前，蒋南翔校长要求我们毕业后要“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，时至今日，这个口号铭记在每一个清华学子的心中。到了退休的时候，我只工作了37年，我的思维能力及健康状况还允许我继续工作。因此在我退休之时，一天也没有停歇就到一家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报到上班，主要从事水利、水电工程的建设监理工作，任总监理工程师。

在我退休后的最初几年内，福州市水利局每年定期举办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，都邀请我为学员讲课。利用这个平台，我与学员们共同学习新颁发的规范、标准、规定等技术文件，宣讲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。在当教员的同时也当学员，我也接受“继续教育”，并通过

考试，取得建设部、水利部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。在水利部颁布的总监理工程师的名单中，榜上有名。在福州市第二水源供水工程原水输水工程任总监理工程师期间，获“福建省重点项目建设耕耘者”2000年度先进个人称号。2005年，我进入一家工程设计公司任总工程师，带领一班年青人开展工程设计，仍然没有离开水利这个专业。

今年，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，也是我从清华大学毕业50周年，我可以自豪地说：“我做到了！”

2011年6月30日 于福州



书法
詹先泽
陈景奎
(一九六一汽车)
(一九六一汽车)

篆刻 诸葛镇 (一九六一汽车)

